

〔評審獎〕

回家

曹○誌

我回來了。

東門樓外猶凝滯當年我離開時父親送別的身影，他站在樓影中靜靜的向我揮手道別，而我越走越遠，直到父親與樓影融為一體，隱沒在黑暗中。此刻我慢慢走進東門樓口，輕踩的聲音，深怕驚動了盪入腦海的思緒。輕撫牆上殘留的歲月，感受著美濃若有似無的心跳頻率。當時滿溢的離情如今只餘下風化的回憶慢慢崩解，消散在死寂中，尋不著半點痕跡。

我沒有母親，這是父親告訴我的。

印象中，父親總是板著一臉多年不變的嚴肅，整年穿著一件白麻紗短袖配上藍短褲。我不管管教時，他便掄起一支細竹條，咻咻兩聲，我的身體就印下了隱隱發疼的紅。但那是他表面的偽裝，我常常看見他在深夜時，獨自窩在正廳一隅啜飲小酒，捧著母親的照片細細低喃。那時沒有人能夠了解他的苦痛，唯有一壺酒、一張照片以及一夜寂靜。

國中畢業後，我背著裝滿美濃回憶的包袱悄悄離開，隻身來到港都。起初滿懷的信心，卻在處處碰壁中，逐漸突變成一隻隻咬嚙我心靈的自卑。

終於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，在港區當搬運工。我隱身在都市蟻群的行列中，白天貨櫃船魚貫入港、出港，我則是盲目的裝貨、卸貨。靈魂早已被世故啃盡，微薄的薪資只剛好補貼我在市區承租的一間小套房。我常躺在床上幻想呼吸美濃的空氣，思憶東門樓下那熟悉的美濃河，以及父親寂寞的身影。

四季快速輪轉了幾回，我沒有回家，也不敢回家。我的銀行存摺依舊是乾癟得可笑，工作也依舊是如此勞累。唯一不同的是從前腐臭污濁的愛河，如今卻整治清澈，彷彿正嘲笑我這些年的一成不變。

後來，父親因為肝癌病倒了。

多年來他總是用酒麻醉自己，切斷對過往的追憶。酒精無情地在父親體內肆虐，最後終於擊倒了他。當我趕到醫院見到久未謀面的父親，我愣住了，滿口鼻複雜的管線緊緊纏繞他萎縮的靈魂。僅見的額頭皺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，一條條都即將延展到人生的末端，蒼蒼白髮也暈散了他逐漸模糊的五官。

猶記得父親常問我：「找到好工作嗎？」「有沒有對象了？」……我總是笑著回應：

「我有女朋友啦，很穩定。」或是「工作一切順利，不用操心。」但內心卻早已被自己的謊言撕碎。

過了一年，癌細胞終於殘忍地嚙斷了父親的生命。為了拾回父親的過往，我又回到美濃。

如今縣市雖已合併升格，美濃成了高雄市的一部份，但父親卻仍與我分隔幽冥兩地。

我悄悄穿過東門樓，回憶片段如千萬隻鴻雁掠過我身邊。此時忽然想起了一段美濃小調，想唱卻發現聲音早已不爭氣的哽咽，但我仍努力平順呼吸輕輕哼著：

「想到父母年又老，身上有錢唔敢歸……。」

情感真摯，令人動容

徐嘉澤

情感真摯，文體不矯情做作，平述離家返家的過程，文體上偏散文，但全篇意象和情感卻讓人感動，最後的一句客語更是畫龍點睛，是篇令人激賞的作品。

得獎感言

以前投稿過一些作品，卻都敗給同一位得獎者；聽說這一次他也有作品入選（新詩組〈空氣中的家門〉），聽說他也有投稿極短篇類，聽說這一次我終於打敗他啦！

感謝諸位評審願意給我這個機會，也感謝所有給予指教的老師、同學。因為你們，我才有機會發表得獎感言。

簡介

一九九三年生於馬祖，高三生，現在就讀於高雄，曾耳聞許多關於高雄的美，但卻對它一點也不了解，唯一熟悉的就是高雄的空氣。最近的嗜好是喜歡煩別人聽我說故事，目前正在努力K書中，為了未來的志向奮鬥。